

躁动的子夜

曾 超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曾
超
著

躁 动 的 子 夜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躁动的子夜/曾超 著.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11
ISBN7-220-05771-7
I. 躁… II. 曾… III. 文学-作品-中国
-当代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821 号

ZAO DOGN DE ZI YE

躁动的子夜

曾 超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出版发行
网 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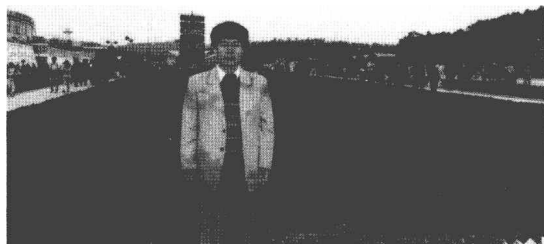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谢明香 蒋跃梅
许 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mebsf@mail.sc.cninfo.net
成都恒搏原印制有限公司印刷
850mm × 1168mm 1/32
12.5
312.5 千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5771-7/I·887
26.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曾超，1952年生，广东吴川人，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工会干部。大学文化程度，英语文学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接触文学，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二十万字，现是中国石化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茂名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工人作品》文学杂志主编。本小说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1

这是一个周末之夜。

这是当地人用豪宅这种广告字眼来形容才觉得恰当的一个家。

这夜，这家的女主人杨志珍反倒觉得她这个家是一口被人炒热了的锅，自己成了锅上的蚁，是一只跑到哪儿都发觉烫的蚁。

她独个儿跑到阳台来。身穿着睡衣，显然是睡不着了，才跑出来的。

此时，已是深夜，这座沿海城市仍然用着它的火树银花与五光十色恣意地在她的眼前炫耀着自己不疲不乏的夜生活，浓重的夜色依然压不住远处的嘈杂和近处的喧嚣。

她在生烦，这点，她清楚，但无法控制。

这时若能给她一丝的清凉与一点的安谧，或许在她心中所扬起的那股烦尘不会越扬越高，越卷越烈。可是，周围的一切并没有顾及她的情绪，并不能满足她所需要的这一点。楼下的寡妇那家似乎太不近人情，净唱些不合情理的歌，一会儿《最近比较烦》，一会儿《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似乎相当清楚她正为她家有一个不回家的人烦着。八点左右开场的卡拉OK一直舍不得收场，而且越唱兴头越大。午夜到了，他们还继续扯起嗓门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唱得山响，好像有意让震耳欲聋的声浪与充满挖苦内容的歌词不停顿地破坏她的情绪，让她的心境跟午夜的

路一样——尘土飞扬、异味弥漫。

她讨厌本来底气就不足的城里人在夜里这样放纵。她是个护士，习惯按有利于健康的规律去过日子，一贯不赞同城里人把睡觉的时间拿去玩，不赞同为了迎合城里人的玩而花钱把城市的夜景装扮得浮浮华华。在她的理念里，夜晚是供人休息的，不是供人放纵的。

其实，在她这个家里，供她过好一个周末之夜的东西多着。倘若她要放纵，不去担心别人会对她说三道四，把家里能够发光的，弄发光；能够作响的，弄作响；能够转动的，弄转动，她完全可以将她的家弄得比星级宾馆的总统间还要亮堂，比任何一间夜总会的包厢还要热闹。如果把家里能够吃的，弄出来吃；能够喝的，弄出来喝，甚至还可以将自己弄得比过生日晚会还要愉快。然而，她传统，循规蹈矩，始终恪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一套。夜晚选择深居简出，选择在家清清静静地过，做做家务，看看电视，或者翻翻杂志，到了铁定的睡觉时间，便扣上门，关了灯，爬上床。躺下了，就用心去睡。

然而，这个周末之夜，她却在床上睡不着，显然是想了一些令她生烦生疑的事。

原本她并没有把这个周末的夜晚看成什么特殊的夜晚。丈夫不回家，她照常做了自己的饭，吃了，做做家务，觉得累了，便冲了个凉，然后，把衣服放到全自动洗衣机里，接着坦然睡她的觉去了。只是躺下来之后，看到床的另一边空空落落，眨巴了一会儿眼，想了想，才发觉她丈夫已经连续几次到了晚上就不知去向了。她心里微微一紧，不由得往深处想了这事。就在这时，她朋友的一句话突然窜进了她的脑子。不想，这话把她带进了一个无声、无色、无光的黑洞，让她找不着路子退出来。脑子开始嗡嗡的响，这响就让她觉得洞里也进了一大群蚊子，而且是一群无休止地缠绕着她的蚊子，老打它们不死，老赶它们不跑。

这话是苏燕说的。在这座城市里，苏燕是她最知心的朋友，她了解苏燕的个性，尽管她平时爱捕风捉影，但对她说一是一，从来不会搞空穴来风。她俩的关系用一个字去形容，就是铁。就因关系铁了，才肯跟她说那些别人不好说的话。她记得苏燕这话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说的。那个晚上，她们没跳舞，一直坐在那个震耳欲聋的大音箱旁边说悄悄话。亲密朋友要亲密到一块自然要说亲密的话。正是在杨志珍无意中说到自己的丈夫经常到了晚上就不知去向时，苏燕才接着说下这话：男人老爱在夜里玩失踪，当女人的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杨志珍躺在床上那时，就像老牛反刍，反复细嚼起自己丈夫的言行举止来，越嚼越觉得他似乎有不少让自己不放心的地方。首先，觉得他自从当了那个经理之后，在对她的态度上，开始由奴隶变将军了。以前那种对妻子的百依百顺没了，应有的耐性没了，原本的诚实没了，对妻子满意的时候不多了，尊重的成份减少了，关心的程度下降了，敢于评头品足了，敢于说三道四了。最令她反感的那一次是他说了一些很损人自尊的话。那回，她为了弄掉鼻梁旁那几粒蟑螂屎样的雀斑。她偷偷按传单广告的推荐买了一种特效除斑霜。不料，那东西假，惹上了皮炎，让虚假广告把自己笨了一回。当时，她还以为唐明生会可怜她，会为她的脸，到厂家去要说法。没想，她一说上这脸的事，他就大放微词：收手吧，别再拿这张老脸作试验田了。接着，还拿着一份报纸对着她放声读起来，说女人真是一种有趣的动物，对自己的身体无一处不动手术，好好的头发，卷之烫之；好好的脚，缠之裹之；好好的腰，束之勒之；好好的乳，隆之鼓之；好好的脸，涂之抹之，用尽心思，使每一个细胞都不得安宁。读完，还用锋利的眼神在她的脸上一划，让她的脸顿时有一种被泼上了硫酸的感觉。她气愤地站起来说他损人。他却平静得很，架着二郎腿回敬她，说她凶什么，这是名家柏杨先生说的，你找他论理去。她

说，你拿来对着我念，到底什么意思嘛？他说，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精彩，咱们家就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动物。应该承认自己不行了，不要一看到广告，就来劲。这些年都做过不少美容了吧，不照样是一张洗不干净的脸？也照着做女人挺好的广告去丰乳了吧，还不是照样胸前架起两片海绵到街上去骗人？

思想触及到了这一层，再对照一番苏燕说的那句话和寡妇唱的那首歌，杨志珍的心开始发起虚来，很快，这种虚就像一种辐射由里及表走遍了她的全身，令她每个毛孔都在冒汗。这样，她不得不起了床。她先是打开冰箱，取出一瓶冰镇可乐，一口灌了下去。然后走到沙发，坐下，不多久又觉得意大利真皮沙发也不是南方人享用的东西。于是，马上找空调遥控器，把大厅里的柜式空调开得呼呼作响，让淡白的雾霭一个劲地往外喷。接着，又去找了另一个遥控器，把电视打开，像翻画报一样，将三十多个频道全走了一遍，再一遍，发觉里面全是什么第二次洪峰即将来临，洪水超过警戒线，长江全线告急一类的耳熟新闻，又立马把它关掉。可接下来，她不知该干什么了，就扛着一脑子的问题在空房里瞎走，一会儿想着电视里的新闻，这东边日出西边雨，南方干旱北方涝的，是不是地球烦躁起来，全不按轨迹乱转了？一会儿想着楼下的那个寡妇，那女人感情过剩，是不是到了晚上就想男人，想疯了，就要来一次间歇性的歇斯底里？一会儿想着苏燕说那话时的那种诡谲表情，是不是唐明生晚上在外面干了什么，是她眼尖给撞见了？一会儿想着唐明生，他在晚上玩失踪，是不是在外面把另一个女人包养起来了？

最后她猛然想起应该弄个名堂给唐明生打电话，希望能把他从这座城市里翻出来。于是，反反复复拨他的电话。可是，他居然关掉了他的爱立信，让一位娇滴滴小姐的声音在一次又一次地应付着她：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她的怒气骤然而起，骂了那个发出声音的女人，然后，把电话扔下。刚放下，又突然想到

了自己远在广州读大专的女儿，应该给她挂个长途。即使问上一句那边的天气如何，也总比一个人闷在家好。拨电话时，她已不清楚此时已经接近了午夜一点。这个电话把学校那边看楼的老头惹火了，声音很凶：你有没有搞错？看看现在几点了？叫我老头子这个时候到女生宿舍去找人？你在夜游吧！咔啦的一声，挂机。无奈，只好走到了阳台上来。然而，没想到阳台最终还不是能让她舒舒服服呆下去的地方。

她觉得，自己好像又要冲凉了。

她觉得应该这样：冲它一个冷水凉，把整个人弄清醒，然后，坐回到屋子里去，黑上灯火，什么都不干，等他回来。他回了，不跟他大吵大闹，让他自己的良心去发现，他做得过分了，要不要引以自咎。

她直接进入了浴室，拧开水龙头往浴缸里灌水，然后，站在浴池旁脱衣服。

在哗哗啦啦的水声中，她隐隐约约听到外面的门铃响了。猜想，该是日理万机的唐经理下夜班回了。

那时，她正光着身子。脑子一闪，想过就这样去开门，看看自己的男人在看到了自己女人的胴体时还会不会像以往那样眼前一亮。但，细一想，这太冒险。万一有闪失，撞上的是别的什么人，泡上十缸八缸的自来水也未必洗得清这门前是非。于是，她从快从简地穿上了面衣。一边扭着扣子，一边向大门走去，猛然觉得这浑身上下比刚才的赤条条还要空洞。活了一辈子，是第一次这样的去开自家的大门。

她隔着门问了声：谁？

门外一阵沉默，随后，又是一阵门铃声。

半夜三更的，不报个姓名，不开门！她说。

我……除了我，还……还有谁，是我……我是唐明生，还会是谁？门外那人说。

她听出是唐明生的嗓音，说：门，自己开，你有锁匙。
找不着。

干吗门铃你能找得着？

门铃……在墙挂着，可你没……跟我挂锁匙。

她听了这种说话，知道唐明生又是醉着回来了。醉着回来已经是他的常事了。他醉着回来时要说他一番也成了她的常事。她反对他在外头这样喝酒，说他在透支生命。

这次她不想说他了，想打开门就不再去理会他的，不料他一进门就一头栽进屋里来，几乎撞到了她的怀里，把她活活吓了一大跳。以为他在外头被打了，一把扶住他，问：你怎么啦？

他迷迷离离望着她，说：没……没事！

从他打出的一串串饱嗝和喷着的一团团酒气，她揣摸他准是刚从吃喝玩乐的场所那边回来。她调头顾及一下大厅上的钟，一点过了，说，有没有这样能泡的，这是什么时候了，即使兜着牛大的肚子去吃去喝，吃完山珍，吃海味，喝完古井，喝湘泉，也不应泡到这个时候。她问他在谁那里充英雄喝了那么多酒。

他勾起食指，往她的鼻梁一抠，牛头不搭马嘴地叨了一句：我堂……堂堂的……唐……唐唐明生，一个爷们，怕……怕你的美人……美人计？不……信，再，再来一瓶你……家，家乡的五粮液，看谁……倒倒……倒……

她断定他已醉得很烂了，她弄不清他一派胡言到底把她当成了谁，只知道自已一放手他准会倒。她搀扶着他时，他的脑袋搁在她的肩膀上，她听到他的呼吸粗重，喉咙在咕噜咕噜地响，打出的饱嗝跟他放的屁差不多，臭气薰天。她怕他在大厅里翻肠倒肚，弄脏地毯，便赶紧扶着他往浴室里走。他的醉态很狼狈，身子很沉。趑趄几步，她就觉得他不行了，便用力抱住他。没想到，这个时候他来劲了，竟然跟她行起许久没有过的亲热来，腮帮子一个劲地在她的脸上擦，两只手一个劲地在她的怀里搓。

你给我老实点，再乱动，我就撒手！她认真真说。她对这种施爱极度反感，觉得自己像是被一个陌生的男人非礼了一样，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她问了她自己，这，这到底把我当成了他的什么了？是不是他在外头跟那些欢了即散的野鸡们玩多了，也把自己的手玩惯了？

她把他拖上了浴缸的平台上，让他靠墙坐着，然后，为他一件一件地把衣服脱掉，准备为他洗一洗，让他醒醒酒。

他似乎还知道有人在他为他脱衣服，醉醺醺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令她恶心的惬意。

她打心底里骂了一句：这个时候觉得黄脸婆好了吧！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使劲地剥，在她为他剥至最后一小件时，错手触动了一下他那条垂头丧气的东西。

顿时，他的身子微微一震，紧接着扯住她的手，半眯的眼立即开始生动起来，向她抛出一道无名的幽光，随后张开湿漉漉的嘴：红姐，你……你又想了，来……来，我们鸳鸯浴，红姐……。

杨志珍一怔：红姐？鸳鸯浴？她定神看了一下唐明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丈夫说话这么丑陋，这么可怕。

她的耳根开始发热，脑袋好像嗡嗡地响了起来。她用力甩掉了他的手，想接着照头照脸给他一记耳光，但很快又把颤动的手收了回来。

她微微把牙一咬，接上他的话：好哩，唐经理，您先泡着，我红姐这就来跟您鸳鸯戏水，咱们泡它一个通宵！

她用上吃奶的力，一把将他从平台上推下原先灌好冷水的浴池，他像一头杀死了的猪掉到锅里一样，随着一声响，池内溅起了一片水花，水哗哗啦啦地往外流。她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未开启的洁尔阴，打开盖子，对准他那条垂头丧气的东西，咕噜咕噜倒个点滴不留，然后，扯起嗓门，丢给他一句话：泡着吧，唐

经理，红姐就来，您别急。

她跑回卧室，扣上门，睡觉去了。

其实，她一整夜都在床上辗转。她清楚屋子里的另一个人也一直在大厅、浴室、卫生间之间穿梭。

2

杨志珍几乎一夜目不交睫。只是近天亮时，才迷迷糊糊地闭了一会儿眼。就在这一会儿，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幻觉：唐明生的红姐在她家那个浴池里与唐明生尽情地泡了一整夜，他们在水中有说有笑，一对恩爱夫妻一样打打闹闹，随后，爬出浴池，在浴池的大理石平台上干起了那种事，而且干的时间很长。她在旁边看着，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她想打，老挥动不起手。急了，打电话把知心朋友苏燕找来帮忙。苏燕来了，并没有动手帮她，只是站在旁边一个劲地批评她，说她没听她的话，没有把丈夫管好，活该。后来，她睁着双眼让那女人溜走了，那女人刚出了门，自己却一下子想不起那个女人是什么个模样了。她伤心地哭了上来。苏燕说她窝囊，不再搭理她，在快天亮的时候也悄悄离去了。她活活被这些人气醒了。醒了，发现这是个梦，才慢慢叹了一口气。

说实话，那一夜，他们夫妇谁也不敢说谁比谁睡得好，然而，一早起来，谁都似乎没事。杨志珍佩服唐明生的恢复能力。前半夜花天酒地、莺歌燕舞，后半夜药泡鸳鸯、倾肠倒胃，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什么倦色，不失为频繁夜生活锤炼出来的。平时，不到七点过半，谁也别指望他能起床。在这个家，煮早餐，历来是杨志珍的事。没想，那个早晨，他竟活力十足地在厨房里做了起来。当时，头脑昏沉的杨志珍简直怀疑起东边挂的那个太

阳是不是快要下山了。

起了之后，他们好大一段时间谁也不理睬谁。杨志珍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发现自己的确熬夜不如人，一夜没睡好，眼眶子就明显地黑上来了，眼袋子也似乎鼓上来了。她用增白面膏在眼的周围作了一番修饰，才勉强强把一夜折腾出的憔悴盖掉。她不想让别人的脸上看出她家夜里发生了什么，搞成这样的一面死色。

完毕，她没有马上去吃早餐，而到大厅去开音响，播音乐。她特地挑了香港歌星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存心借歌宣泄她一夜未消的怨愤。播至一半，她有意跟着哼了起来：不要，不要，不要骤来骤去，请珍惜我的心……。她将自己的心境压得很平静，唱时，始终没有用眼去看他，她相信自己唱的每一个字他都能听清楚。

唐明生捧着牛奶，走过来。

这歌，我们公司的小林唱得好，卡拉OK唱这歌得了个公司第一。唐明生没话找话跟她说。

她想，你唐明生在包厢里唱多了也不赖。那回当着妻子的面，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篡了词，唱得不是挺出众么！她不跟他搭腔，溜开，到餐桌那边去吃早餐。当着他从老远瞥过来的目光，在他为她准备好的那杯牛奶里，有意地倒进两大勺咖啡，然后，像喝中药一样，一口喝了下去。喝完，心想，上了这个年纪，若是真碰上个路边的野花不采白不采的丈夫，命儿苦上来，也只能苦了。

他大概看出了她在跟他闹别扭，有意向她走了过来。正想开口跟她说点什么，突然，听到楼下小汽车的喇叭响了两声。知道是他的司机小李子在催着他下楼，他看了看表，马上改了口：珍，中午饭弄些清淡点的菜，我回来吃。他一边披起大西装，一边吩咐，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神情中蕴含着一种近年少见的温

柔。然后，用手拧了拧脖子上的领带，夹上老板皮夹，衣冠楚楚地出门了。

那天上午杨志珍出门很迟，到了单位已是日上三竿。

外面天色挺好，但她的心情极差。

杨志珍工作的城区计生所不远，骑上摩托车仅是五分钟的路程。计生所是个图得清闲图不着钱财的单位，如果不碰上上头突击抓国策，绝对敢八点上班九点到。她和年轻医生小翠具体负责所里开办的对外诊所。这一带临街的店面，不管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能承包的全包出去了，唯独她们这间与计生所大楼缱绻相连的铺子没人要去。不是没人瞧得上，而是所领导有自己的想法，开的价太高。他们看着别的单位都办起了三产，拍拍脑袋，脑门热了，一家伙把东西搬上楼，空出这两间房子，办起了这个诊所。开始第一把手张均主任亲自去管，不能说他管理不周，经营不善，可就没法把它搞得像人家那般红火，一年四季大多是门可罗雀。后来职工归结是领导决策失误，说当初根本就不应考虑用计生用品来做生意。领导火了，开了个职工大会，宣布公开招标承包，谁行谁来，并当众承诺要给承包者多少多少优惠政策，可是就没人敢吃这个螃蟹。没有更好的出路，所领导班子开紧急会议作出重大决定，委派杨志珍带着小翠去维持它的半死不活。他们怕杨志珍不干，许了一个享受内定副科级待遇的近似官给她。张老大还专门找了杨志珍去谈话，鼓励她大胆干，说她有两大优势别人无与伦比，之一她是全市知名的接生护士，这声誉是一笔颇大的无形资产，只要有她坐堂压阵，打胎的、上环的、生孩子的、妇科检查的就会门庭若市，全冲着她的知名度而来；之二她丈夫是位经理，是市场经济的佼佼者，又是一座实力雄厚财政靠山，必要时可以通过他引进资金来转换经营方式云云。杨志珍说她不是这块料。她跟张均申明态度，这担子她担不起。要吃大锅饭，有吃没吃，她要跟大伙一块过，请领导上慎重。张均

说，这个店总得有个人负责，论事业心，论责任感，论医技，论社交，论影响，她是最好的。这人选，在所里非她莫属。要求她以大局为重，配合所里的工作。叫她不用紧张，所里只是委托，没有叫她承包，编制不变，她照样在那里当她的护士长，而且会当得更出名。店的法人代表是所主任，所里绝对没有撒手不管的意思，也没给诊所下任何的硬性利润指标，诊所能收多少算多少，绝对没有拿她们两个人的工资去跟它挂勾，怕什么呢。如果干得好，所将来会首先考虑给她承包，或从中提成给她们派红包。说实话，杨志珍和小翠是在无奈之下才到这里干的。没想，一干就是几年。

这间铺子其实很小，只有两间房子，里面是手术室，外面是铺面。她们的具体工作是为女人上环、打胎、摸摸人家肚子里的孩子有多大、兼零售避孕套和避孕药，偶而也帮人把孩子生下来。避孕用品免费时，计生所负责发放这些东西是白找活干。开放后，这东西要讲价钱了，大小药店，大小商场全都大大方方地摆到了货架上，可以说，自从她们接手以来，诊所一直有所领导说的那样鼓舞人心。手术室只有一张手术床，设备说添没添，条件显然比大医院的差。现在人命贵了，生孩子、刮孩子的大多爱往大医院跑。只有一些野鸳鸯在很不得已的时候，才躲躲闪闪地来这不显眼的地方找她们。她们的工资很少，最大的经济效益，就是能把私生子的胎盘留下，拿到大餐馆，一个换它十多元。

杨志珍到门诊部时，小翠正在柜台上看着一张过时报纸。她叫了声早上好，小翠才抬起头来。她对杨志珍的姗姗来迟报以狡诈一笑。

昨晚的夜生活让你爬不起来了？她小声地问。

整天面对着开放的性生活用品，干着与性直接相关的活儿，她们对性这个东西早已习以为常，两个人凑在一块说话从来就不

顾忌什么。杨志珍知道，小翠是在跟她开玩笑，撒把胡椒粉，刺激早上沉闷如死的气氛。

不过，小翠把握错了杨志珍此时的心情。早上起来杨志珍一直没法把昨夜丈夫酒后吐露的红姐从脑子中挥去。小翠这把胡椒粉恰恰撒到了她的这块疤子上。

杨志珍没有马上接上小翠的话再说些什么。只是黑着脸步入柜台，看着眼前林林总总的夜生活用品，骂了一句：我们干这一行，没劲，缺德！

怎么了，珍姐？干一行，爱一行，才是您老人家的话哪。小翠昂上头，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接上了她的话。

杨志珍不再作声。小翠见她这么一种状态，也不说什么了，又埋起头来看她的旧报纸。

红姐的事在她的脑子里陷得太深了，杨志珍根本就提不起劲要找点什么事来干干。从家里出来似乎是求个散心，情绪根本没法恢复到主动找活干的那一步。她在柜台的另一端坐了一会儿，睁着疲劳的眼睛向门外看，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突然一位富态十足、妖冶万分的女人像一道亮光窜进她的眼帘。那女人嘴里含着一根烟，悠然自得地溜着一条哈巴狗，正停步在诊所门前。这惹了杨志珍的眼。杨志珍凝起神看了一下这路过的女人和她的狗。那狗跟那女人有着一种十分相似的神态，也在大摇大摆，也是目空一切。杨志珍一时无法搞清这到底是狗仗了人势，还是人仗了狗势。在这之前有人劝过她也养一个洋狗，说杨志珍这么有富态，应当玩玩洋狗，显示显示自己的富有与安逸，这是当今城里富姐最典型的表现方式。不过，她始终觉得她有个猫够了。要是说一条洋狗能显示什么嘛，眼下这条脏得不可再脏的狗能显示那个女人的什么呢？不就是她富有和安逸背后的虚荣与懒惰么？她琢磨着这城市啥时候多起这种女人来了呢？突然，那狗走到诊所门前，在水泥地板上嗅了嗅，然后把它的后腿抬了起来，对准